画外音

书写中的女子，世界为你而来

——书法家韦斯琴谈诗意人生

□ 本报记者 李可可

2018年3月8日，“山东省书协第十一届王羲之书法论坛暨女子书法创作活动”在济南举行，活动主体是一场为“三八国际妇女节”特设的书法讲座，中国书协理事、安徽省书协副主席、著名书法家韦斯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给泉城带来了不一样的书香、墨香与花香。在讲座之前的采访中，韦斯琴坦言一天的时间解决不了太多书写的问题，她将着重就书写的心态、审美的格局等进行解析和分享——事实上在习书之路上，这些才是更重要的。3月8日，乍暖还寒，阳光耀眼，一身红衣的女书家轻声慢语纵览岁月、诗话江南，与数百听众一起，聊聊苏东坡赵孟頫，谈谈曹子建王羲之，韦斯琴说，古人留下的不光是笔墨，还有整个文明的脉络。至于艺术本身，不在纸上的墨色，而重内心的情怀。

专注 让慢下来成为可能

长大后的韦斯琴回忆小时候，发现错过了很多花开。有一天扁豆花透出的胭脂色令她怦然心动，她还看到空心菜居然开出一片香雪海，才想起生命一直有花陪伴。妈妈说：“乡下什么都开花。”想要看到花开，必须慢下来。但坐着发呆不等于慢，当你开始关注一件美好的事情，关注一盆花从含苞到绽放，关注笔墨深处的情感、法帖背后的历史时，才有了慢的可能。

“我20多岁时没办法安静地去写。有时会梦见自己写得跟王羲之一样，说白了就是急于求成。年轻人都容易这样，希望写两年就获奖。但写得越久胆子越小，发现笔墨之外的东西太多太多。”那时韦斯琴感觉五千字的《道德经》完全无法完成，写三行就不想干了——不要说《道德经》，就是临《洛神赋》这样一个手卷，从头到尾都没法统一气息。“都说梦笔生花，对那时的我来讲，果然只是个梦啊！”后来生活把性子磨慢了，才知道用一个星期写《道德经》是件很愉快的事情，这显然不仅仅是笔墨的体验了。体验到愉悦，写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段时间，韦斯琴一天要写十几个小时，有个朋友一周回来一次，后来对她说：“每次都看到你在同样的位置干同样的事，我都怀疑自己没离开过！”

韦斯琴说：“年少时，很多风景我们不懂，长大以后才知道。我30岁之前登山，只能看到松树云海。”关注细微之处，显然是在慢下来以后。“有时我正在写字，但春天院子里的花美得你没办法，只好停止写字去画画。那些花，可能我在春天勾勒了它，秋天才染色，冬天才想到适合的文字题上去，有的作品甚至好几年才完成。这个慢的过程很好。染色时，觉得花不是开在纸上，而是在你的手指尖上，也住在你心里。”韦斯琴是个诗意的女子，她的书画、文字包括脱口而出的话语都是如此，这些东西如同花的香氛，缓缓地萦绕终生。

诗和远方的代价 在于你愿不愿意放下

我们整日忙来忙去，若有人说：“我们去远方走走吧！”你觉得怎么样呢？

女人扮演的角色太多，琐琐碎碎磨完了一生。但有时，美的瞬间闪现就可以令你走出小世界，你会变得宽阔、充盈而滋润。只是，韦斯琴说：“诗和远方也需要代价。”

现在女书法家当中，出类拔萃的不算多。虽然从小写字的女孩子不少，但很多人慢慢就放弃了。女性因为思维的细碎、社会关系的复杂、角色定位的局限，常常在书法上难以坚持，甚至很多成名的女书家都得忙完生活再写字。

但无论如何，艺术是我们的财富和伙伴，会安慰你、带领你，养活你的性灵，并且它如此真实。能不能拥有诗和远方，就在于你愿不愿意放下——放下不必要的计较，放下对世俗的追逐，放下别人的眼光。当然，代价当中也需要勇气。“有时候不快乐是因为欲望太多，是因为太追求快乐。放下心来，拥挤也是美好，孤独也是美好，无论环境如何，心情却可以一直在阳光里。”

更重要的是，人生有了笔墨就更不一样了，笔墨让你眼前瞬间就是大山大水、花开花落，那一刻，不想慢也慢下来了。正如韦斯琴所说：“你突然发现，人生所有的忙碌不过是为了凭栏观月，坐看雪飞。”若不是为了追求和谐的、有品质的世界，我们何苦走这一生呢？灵魂的高境界，是爱与自由。

发现不一样的美 瞬间变成永恒

此次讲座，开启了韦斯琴的第一次泉城之旅。她在趵突泉公园看到月色下的垂柳，思念李清照、辛弃疾、李苦禅等山东名士，想到连杜甫这么忧郁的人到了山东都能写出“一览众山小”的豪迈诗句，越加感叹南北方之差异，造就滋生了不同的美。

900多年前，苏东坡想念在济南做官的弟弟苏辙而来到山东，后来去密州(今诸城)做了太守，在那里写了著名的《超然台记》。那时苏轼生活条件一般，只能吃枸杞和菊花，大家都笑他，他却说，我吃了两年白发都变黑了，人也胖了。在这样穷困的环境下，《超然台记》依然用“乐”字贯穿全文。“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大境界一出来，芝麻小事皆不足提。

这也是人们喜欢苏东坡的主要原因，我们甚至因为喜欢苏东坡而希望元代不要出现。有了用豁达的情怀书写人生的状态，随时发现诗意和美，可以让瞬间变成永恒。

好好储备吧 所有的绽放都有前因

初春的北方，很多生命还在地下埋着，但从江南过来的韦斯琴告诉我们，那里的牡丹芍药都开始出芽了。韦斯琴总是惊喜于这样的萌发：芍药刚冒芽就是胭脂色，那不是叶子，而是花；牡丹也是一发芽花苞就出来了，所以它开得硕大；粉玉兰是玉兰中开放最早的，它的花苞外面有一层毛茸茸的“小棉被”，不怕冷，春天的气息刚一透露，它就迫不及待地开放了；枇杷也是靠着一层小绒毛，才能从七八月份一直开花到明年。由此可见，所有的绽放都有前因——经历过严寒，经历过储备，才能积攒更充足的能量、拥有最灿烂的盛放。而我们何其有幸，享受了它们的美丽和果实。

韦斯琴非常感恩自己遇上了好时代。曾经的汗水都成了财富，也成为幸福的参照物，过去的一切都成了今日的前因。艺术也如此。大段的对自然和心境的体验和描述，都是走向艺术高峰的历程，生活中到处是艺术，有一天你用笔墨来描述这些事，尘埃就越发远了。

别惧怕岁月 它推你走过三重境界

《兰亭序》开头四字“永和九年”，好像就在眼前，我们能感受到王羲之微醺的愉悦，当读到“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时，会觉得自己也舒畅了。但多年后再读会有所不同。韦斯琴说，年轻时只觉得《兰亭序》特别美，到了中年，就感受到了羲之对于生死的思索。王家是大户，不必为生计忧愁，但有些事他掌控不了。过了50岁再读《兰亭序》，就读出一种忧伤来。“羲之说，一死生为虚诞。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死亡也意味着永生。但羲之还是觉得生很美，死是悲哀的。所以最后感叹：‘悲夫！’”岁月让我们衰老，也让我们步步有所悟，因此要耐住性子体会各种境界的层层递进。

韦斯琴很乐意讲述苏东坡的故事。苏东坡被贬到黄州时，人生已是悲哀到了极点，但我们在《黄州寒食帖》里看不到忧伤，这反而几乎是他最刚强的书作。一个文人在最低谷的时候，最强大的东西出来了。那年七月十五日，他和一帮朋友去江上喝酒吟唱，听朋友的萧声忧伤，就问：你凭什么忧伤？朋友说，曹操那样伟大的人物都灰飞烟灭了，我们这帮人和鱼虾也没啥区别。东坡说，不是这样。如果你从变的角度来看，一切都在变，转身就结束了；但从不变的角度来说，从天地日月里面就能看到风情，耳朵竖起来就听到风声，一切都是美的。

先是精彩地活着，然后追求艺术的境界，最后到达类似宗教的澄明，这是艺术的几重台阶，东坡最终达到了。他在劝一个吹箫的人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改变情怀，何尝不是劝我们？

书法也是一件 关乎文字、色彩、性别的事

学书法的人看法帖时，若只盯着笔墨结构，就容易忽略书写的内容。韦斯琴担任过多次书法大赛的评委，她很看重你写的是什么。文字本身都是有故事、带感情的，如果带着曹植对甄宓的思恋去写《洛神赋》，肯定大不一样。

而结构、美感的差异常常需要在生活中解决。“为什么我们自己觉得结构对，老师却说不对呢？差异就在于对美的驾驭上，差异也需要在日常中解决。想要你的字气息清朗，首先你的家要气息清朗。书为心画，字如其人，你住在诗里面，才会写出好的诗来，拥有了情怀，就会自然流露。”

写字是自由的，但最终要选择适合的书体，不能什么都想要。韦斯琴引用庄子的一句话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经常有人为写字遇到瓶颈而苦恼。韦斯琴说，光写小楷是写不好小楷的，可以停下来写写大楷、隶篆。写字不是搭积木，而要有书写性，楷书里也有草书的节奏和舞蹈，让它活起来才有血脉，否则就仅仅是字。

“我常跟学生说，写楷书是三维的问题，甚至是四维。有时点横的起落不是在纸上，而是在空间里。冥冥之中感觉在把这个点往深处推，再拉出来。这并不玄妙，只是需要时间、需要基本功的练习，更需要境界的提升。”

“有人写小楷，写着写着容易结构上出问题，并且越写越不对。我就会跟他说不要再写了，用半年的时间写写《玄秘塔碑》，写写大楷，再回过头来时，你自己就能看到自己的缺点了，然后很快就可以调整过来。再比如欧阳询的楷书，写着写着容易僵，这个时候你需要放手，写写苏黄米蔡(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写写行书，让笔灵动起来，让气息韵味出来，再回去写欧阳询就生动了。这是互相滋养的关系。”

韦斯琴经常被一些参赛作品奇葩的色彩搭配所震惊，红的绿的金的都有。“有的字可能结构不错，但作者贴了个大红图腾上去，本意是让画面丰富，却画蛇添足。色彩是有寓意甚至是有性别的，不能乱用。我认为黄色是男性，蓝色是女性，绿色是二者的融合。而红色就是爱。”书法用纸，用浅浅的冷色调做底是很雅的，无论如何，不能违背书法基本的审美原则。

红色正暖 心有琴弦

“齐白石年轻时是木匠，他会在床上某处雕个小虫、小花，恰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傅抱石起初也没有老师，他父母是修伞的。他在隔壁裱画店里看到的、学到的，成为艺术之路的基础。进入书画没有太多程式化的东西，只是想要做得更好，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父亲是兽医，母亲60岁以后才开始认字，今年70岁了，有时还戴着老花镜读唐诗。我有一位忘年交——写《画魂——潘玉良传》的石楠，77岁开始画画，80岁办了个展览，每次观众过来交流，她都赶紧把红围巾系上：我是女人，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风景。这令我无限感动。”韦斯琴说，拥有美好的心态，什么时候写字画画都不晚。

喜欢红色的韦斯琴，去年和十岁的女儿合作了一本书《心有琴弦》，有人说，这本书温暖了一座城。刚才不是说红色就是爱吗？当你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才算真正活着。你爱这个世界，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世界就是为你而来。

韦斯琴 1966年出生于安徽芜湖。1995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书法专业。中国书协理事、女书法家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书协副主席，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国家一级美术师，芜湖书画院专职书画家。

书法作品曾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一等奖、全国第六届书法展全国奖、全国第九届书法展提名、全国首届扇面书法展二等奖等。

出版有散文集《六月无痕》(获第五届安徽文学奖)、《让我慢慢地靠近你》(获安徽省政府文学奖)、《蓝》《弦情岁月》《心有琴弦》，书画集《云为诗留》《且听风吟》。

触目——视觉实践的绘画

——郭振宇作品简论

□ 孙磊

在郭振宇的画面上埋藏着一种视觉感知，它能够触及到与绘画有关的情感、内容、形式甚至语言。

郭振宇大量的绘画都充满了灾难意识，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担忧，在充斥着基因学、核武器、人工智能等各类不可预知的危机重重的现实中，灾难的感受力既是精神性的更是身体性的，郭振宇以此为基点，构建出一个充满生命表现力的肌理世界，无疑申明了一种明确的态度：进入生活的暗处——一种“阴影式”的生存模式。

对郭振宇而言，生活是由矛盾构成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在绘画中呈现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即是呈现自身生存的触及性。他的绘画就是他建构自身真实的一个途径和方法，也只有这种“真实”的触及能够开拓观者的内在空间，从而产生相应的共鸣。在振宇那里，生活与精神不是相互退让以求和解的，而是一种互不退让、互为参照的关系，一种斗争性的关系，因而，他懂得如何让这种斗争性拥有持续的效应，拥有尖锐的陌生感和疼痛感，这是感受生命存在的一种直接方式。因此，在振宇的画里，我们能不断看到正与反、表现与理性、绘画语言与实物材质等的对抗，这种对抗强化了他绘画内容的生命体验，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面对他绘画的可见性激情的时候，也不得不审视他绘画的可述性感受，简单地说，他的绘画让我们不得不将生命的存在感受置放进他表达的矛盾性建构里，让我们的情感也与他一样，在一种互斥的搏斗形式里显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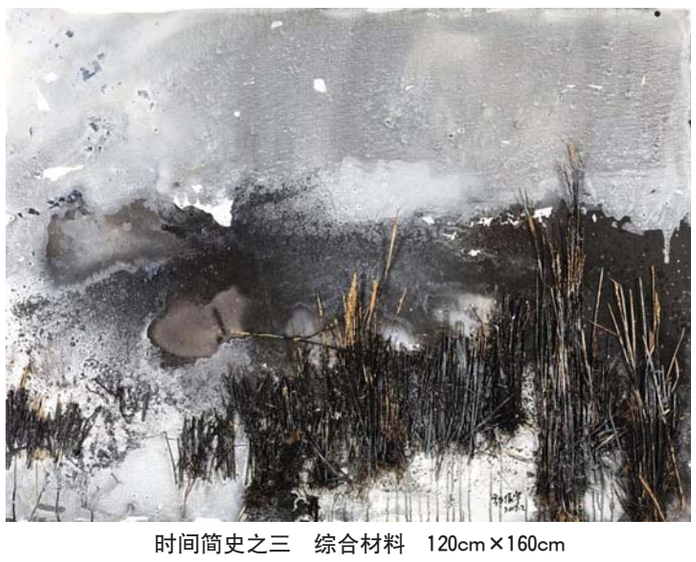
郭振宇有一整套“燃烧”的方法，让自己进入“火焰”，所有生活的琐碎全方位地进入他情感、思想及其语言的燃烧，一切都被燃烧触及，显现出事实本质的底料。换一种说法就是，一切都被燃烧抽离出来——抽象对郭振宇而言，是一种燃烧的抽离，一种本质化的状态或者姿态。

郭振宇的绘画正是试图将这种触觉力量引入到视觉认知的维度上来，用以考证表现性激情是如何转化为观念性激情的。此时，触觉就成为一种思想，触觉就是思想观念本身。

郭振宇选择“废墟”，除了对现实的反思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他选择了一种“当下”性，“废墟”不仅是他的判断，更是他的状态，一种刻骨的悲剧意识。郭振宇的绘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当下叙述的常识性语法，他的态度：真实是一切艺术的最终力量。

这就是他的触目。

郭振宇 1969年生，山东诸城人。1995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1995年至2013年任教于山东省特殊教育职业学院，2013年调入山东美术馆工作。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协理事，山东美术馆副研究馆员、收藏部主任。



时间简史之三 综合材料 120cm×160cm

莽林·月夜·星空 综合材料 120cm×240cm